(闽)新登字05号

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

日本卷

柳鸣九　主编

高慧勤　编选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59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六印路30号　邮编:350011)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4.125印张　4插页　584.4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534—884—7

I·779　定价:(平)30.50元 (精)36.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山 月 记

中岛敦

陇西李征，博学多才，聪明过人，天宝末年，年少名列虎榜，后来被任命为江南尉。他性情狷介，颇自负，高洁不甘居贱吏。不久，辞官到故乡虢略隐居，与世人断交往，一意埋头于诗作。他以为与其久做小吏，屈膝于卑鄙的高官，莫如成为诗家，死后留名百世。然而文名难举，以致生活日苦，渐感焦躁。从此，容貌变得刻峭，肉落骨突，只有两目炯炯发光。当年进士及第时的那副少年的丰颊美貌，已全然不见。数年之后，因不堪贫穷，为妻儿衣食羁累，终于屈节而再次东赴，奉职为地方吏。这一方面也是出于他对其诗业一半绝望的缘故。昔日同学好友，已多官位高升。如此，他势必拜受那些昔曾不齿的蠢才的下命，不难想象，这该是多么挫伤往昔曾为俊才的李征的自尊心！他怏怏不乐，狂悖之性更加难以克制。一年后，因公差，宿于汝水之畔，终于发狂。一日夜半，脸色突变，从床上起来，胡乱狂喊着奔入夜黑之中，竟一去不返。有人寻遍附近山野，也杳无踪迹。李征此后如何，无人知晓。

翌年，监察御史陈郡的袁傪，奉旨出使岭南，途中宿于商於。次晨，天未明正欲出行，驿吏说：前面路上因有食人老虎出

没，旅客非白昼不能通行。现为时尚早，请稍待为宜。袁傪仗恃随从众多，驳斥了驿吏，就出发了。他们借残月之光，路过林中草地，果见草丛中跃出一猛虎。眼见老虎扑向袁傪，忽又掉转来藏身到原来的草丛里了。这时，从草丛中反复地传出“哎呀，好险”的人语声。袁傪觉得这声音，听起来耳熟，惊惧之下，忽然猜中，喊道：“这声音，莫非我友李征？”原来，袁傪是和李征同年进士及第，在交友很少之李征来说，袁傪是他的至交，这大概是由于性情温和的袁傪与严峻的李征未曾发生冲突的缘故。

草丛中一时不见有回话声，只是不时地传出隐约的忍泣声。一会儿，有低声答道：“我确是陇西李征！”

听到这话，袁傪忘却了恐惧，下马走近草丛，畅叙起久别怀念之情。于是问他，为何不从草丛出来。李征的声音答道：“因为，现我已身为异类，怎能恬不知耻，在故人面前暴露丑相？而且，我果真露出丑相，必然使你产生恐惧厌恶之情。今日得与故人偶然相会，怀念之情使我忘却羞愧，请你勿嫌我貌丑，纵然片刻也好，能否与这个昔日故友的李征交谈一下。”

事后虽觉奇异，然而，当时袁傪对此超自然的怪异事情竟慨然允诺。他命令部下，停止前进，自己则立于草丛旁，与不见其人只闻其声者交谈起来。两人以青年时代挚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语气，畅谈了往昔京城的传闻、老友景况、袁傪目前的地位，以及李征的祝贺。后来，袁傪又询问李征，如何落得今日这样的境地。草丛中的声音说了下面这番话。

“大约距今一年前，我出游投宿于汝水之畔。那天夜里，一觉忽醒，听到窗外有人呼叫我的名字。应声出外一看，在夜色中仍闻频频呼唤声，于是不由随声跑去，拼命追赶，不知何时顺路进入山林。而且不知不觉地竟用双手触地奔跑，浑身是力，轻轻一跃，即飞过岩石。稍一留意，方知我的手指和两臂上下似乎都

已长毛。天稍亮，行至小溪对水照面，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老虎。起初我尚不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这不过是梦境。因为以前，我曾有在梦中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经验。此时当我不得不认为这决非梦寐时，不由得茫然若失而惊惧不安。诚然，当我想到什么事均可以发生时，便愈加惶恐起来。但是，究竟为何变成这般模样？我不明白。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明白。这样不明不白地对外力强加于自己的东西驯顺地承受，又如此不明不白地生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生灵的定数了。我立刻想到了死。然而，正在这时我看到了眼前跑过一只野兔，就在这一瞬间，我所具有的人性忽然消失了。当我再次醒悟到自己是人时，我的嘴上已满是兔子的鲜血，身边有兔毛零散满地。这是我变成老虎之后的最初经过。至于从此以后直到如今，还陆续出现过一些什么事情，委实不忍对你诉说。只是一日之中，我总要有几个钟点能够恢复人性。这时，就一如既往，既能操人语，又能思考复杂的事情，也能背诵经书的章句。每当我以人类心情，来看变成虎以后的残暴行径并回顾自己的命运时，那是最可叹、最令人恐惧、最使人愤慨的。然而，这恢复人类理智的暂短的几个钟点，也还在一天天逐渐缩短。以前，感到奇怪的是自己为何变成虎，近来，却突然觉察到，我以前为何是人？这真可怕！再过些时日，我所具有的人类之心，恐将在兽类的习性之中全部埋没，犹如古老宫殿的基石，渐渐被沙土埋没一般。到头来，我就忘却自己的过去，作为一只虎而狂奔起来，即使如今日与你路遇，也不会认出老友，纵然将你撕裂吞噬，恐怕也不会有丝毫后悔之感。总之，不论是兽还是人，或许原来都是别的什么东西吧。起初虽还记得自己的前身，但后来就渐渐忘掉，竟以为自己当初不就是目前这般模样吗？不！这些事，姑且不论。而我一旦完全失去人心，对我也许更为幸福。虽然如此，我的人心感到非常恐惧。啊！的确，失去了曾

经是人的记忆，我想该是多么可怕、可悲和痛苦啊……我的这种心情，谁也不会理解，谁也不会理解，若不是和我有过同样遭遇的人的话。不过，在完全失去人性之前，有一事相托。”

袁傪为首的一行人等，屏息倾听着草丛中述说者的奇谈。那声音继续说下去：

“并非别事。我一向想以诗成名，但事业未成，却落得这般地步。我曾经写过数百篇诗，尚未流传于世，而且遗稿也早已不知落到哪里了。不过，如今我尚能背诵其中数十篇，请你替我传录下来。当然，我并非有意借此摆出一副诗人姿态。我不知道这些诗作是拙是巧，但它是使我倾家荡产，甚至醉心发狂，终生迷恋之物，即使其中一部分也好，如果不能传之后世，我死不瞑目。”

袁傪命部下执笔按草丛中的语声一一录下。李征语声朗朗，响彻草丛。长短诗篇约三十，格调高雅，意趣卓逸，都是一些一读之下就会感到作者才华出众的作品。袁傪赞佩之余，漠然地产生了如下的想法：作者的才华和诗文的造诣诚属上乘，但据此称之为上乘的诗作总觉得其中（在非常微妙处）还有点什么缺欠。

背完旧诗，李征的声音突然一变，用自嘲般的口气说：“实在羞愧，已经变成这种丑陋的身躯，然而，我仍然梦见我的诗集置于长安风雅人士书案的情景。这是我躺在岩窟中曾做过的梦啊！你嗤笑我吧！笑我这个诗人未成反为虎的可怜汉子吧（袁傪在悲伤地倾听着，他回忆起青年时期李征的自嘲癖）。好吧，随此笑柄，顺便将我此时所感，赋诗一首，以此证明原来的李征尚活在虎身之中。”

袁傪又命其属吏，将该诗录下。诗云：

偶因狂疾成殊类，灾患相仍不可逃。

今日爪牙谁敢敌，当时声迹共相高。
我为异物蓬茅下，君已乘轺气势豪。
此夕溪山对明月，不成长啸但成嗥。

此时，一轮残月，寒光淡淡，白露满地，冷风过树，已近拂晓。人们早已忘却此事的奇异，唯对诗人的不幸命运肃然感叹。李征继续说："刚才我虽已说过，不知为何遭此命运，但是，依我想来，也并非全然没有想到。在我为人时，曾极力避免与人交往，人多说我妄自尊大。其实，这种与羞耻心相近的心理，他人并未理解。当然，曾被乡党称之为'鬼才'的我，不能说是没有自尊心的，但这也可以称之为胆怯的自尊心。我虽然要以诗成名，但并未进一步从师学习，或访交诗友，切磋琢磨。我又不屑与俗类为伍，这都是我的胆怯的自尊心和妄自尊大的羞耻心所致。既怕自己不能成器，又不肯刻苦磨练；又半疑地以为自己可以成材，便又庸庸碌碌地不能与凡人为伍。于是我就与世隔离，与人疏远起来。由于愤懑和惭恚，结果使我内在的胆怯的自尊心愈益滋长，人都是驯兽者，有说这猛兽就相当于各人的性情。拿我来说，这种妄自尊大的羞耻心就是猛兽，就是老虎。它害了我，苦了妻儿，伤了友人，终于使我的体貌完全变成了同内心相应的模样。现在想来，真是空费了我那微薄之才。我只是在口头上玩弄那人生无为厌时长，人生有为嫌时短的警句，而事实上，却是害怕暴露自己才能不足的那种卑怯的畏惧和厌倦刻苦努力的懈惰，这就是我的一切。那些远远不如我的缺乏才能的人，由于专心致志，刻苦磨练，终于成了大名鼎鼎的诗人的也不乏其人。今天已经变成虎，我才恍然醒悟。如今每当想到这件事，我仍有五内如焚、悔之莫及之感。我已不能再过人的生活了。在我的头脑中，纵然现在作出了什么优秀诗篇，又有什么办法去发表呢！

何况，我的头脑日渐和虎接近。这又怎么办呢？追忆我虚度的年华，真是不堪回首！这时，我总是登上对面山顶的岩石，面对空谷吼叫，真想把五内如焚的悲痛心情向谁倾诉出来。我昨夜又曾在那里对明月吼叫，我的苦衷难道就不能得到谁的理解吗？然而，群兽听了我的吼声，唯有恐惧和跪拜；高山、树木、明月、夜露也都只会想到不过是一只虎在狂怒、咆哮而已。我跃天仗地地叹息，竟没有一人理解我的心情。这正像我当初是人的时候，谁也不理解我那易受创伤的内心一样。我的皮毛之所以润湿也并非只是夜露所致。”

周围的黑暗渐渐退去，不知从何处传来悲切的报晓号角声，穿过树林。

李征的声音道：“我得告辞了。因为我失去理性的时间（要成为虎的时间）即将来到。但是，我们分别以前，还有一事相求，那就是我的妻儿，她们现在仍在虢略，当然，她们无从知道我的命运。你从南方归来后，乞能告知她们我已死去，希望你不要向其透露今天的事情。尤其恳切相求的是，今后你若能怜其孤弱，为我予以照顾，不使其流落道途，身受饥寒之苦，也就是待我的无上恩惠了。”

说完，从草丛中传出了恸哭声。袁傪热泪盈眶，欣然回答愿意按他的意思办。李征的声音忽然又恢复了刚才自嘲的口气说：“本来，我应该首先把这事托付与你，假若我是人的话。正因为我过去一心倾注于贫乏的诗歌事业，看得比将要受冻挨饿的妻儿还重，才沦为兽身的。”

他还补充说：“希望袁傪从岭南回来，决不要再走这条路，因为那时我已失去理智，认不出故友，也许要扑袭加害的。另外，现在分手后，你登上前方百步远的那座山冈，回首望我一下，让你再看看我现在的身躯。这并非我炫耀我的勇猛，而是为

了亮一亮这丑恶的形态，使你再路过此地时，不再怀有会一会我的心情。”

袁傪面向草丛，恳切向李征告别后上马。这时，又闻草丛中隐隐传来好像忍受不下去的悲泣声。袁傪也几次回首看那草丛，终于挥泪离去。

袁傪一行登上山冈时，他们按故友所嘱，回首眺望方才离开的那片林中草地。忽然看到一只猛虎从茂密的草丛中跃到路上。猛虎仰望着已经失去银光的明月，咆哮了两三声又跃入原来的草丛之中，再也不见其踪影了。

孙大寿译

作家作品简介：

中岛敦（1909－1942），小说家。出身于汉学世家，家学渊源。1933年毕业于东大国文系。求学时期即发表作品。曾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尤因卡夫卡《变形记》及日本民俗传说的触发，着意探索人的本性。1942年发表《山月记》、《光与风与梦》，获得好评。而后又写有《名人传》、《弟子》、《李陵》、《南岛谭》、《环礁》等。因宿疾哮喘病发作而英年早逝，仅三十三岁。《山月记》，可以说是篇东方“变形记”。虽取材于唐代传奇李征变虎的故事，但并未拘泥于古代题材的框架，使其仅仅成为日文翻版。作者加以大胆删削，舍弃过分离奇的情节，充分表达作者的意图，以拓展主题，赋予普遍的现代意义。